中國官員執教哈佛第一人

文｜宗家秀

清朝官員戈鯤化是登上哈佛講堂的第一位中國人，頂戴花翎，足蹬皂靴，是那個時代美國家喻戶曉的人物，但他的名字幾乎不為今天的世人所知。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NO RESTRICTIONS, VIA WIKIMEDIA COMMONS

1980年，哈佛學院塞弗爾樓。

早年湘軍幕僚 官至五品

戈鯤化，道光十八年（1838年）出生，安徽省休寧縣人。一個半世紀以前，他將漢語與中國儒家文化傳入遠隔萬里重洋的英語世界。

戈鯤化天資聰穎勤勉好學，尤工詩詞與古典文學，後來通過鄉試成為秀才，父母去世後，他跟隨湘軍將領黃開榜，做了幕僚。

太平天國平定後，湘軍裁撤，戈鯤化在美國駐上海領事館、英國駐寧波領事館任秘書兼中文教師，長達17年之久。其間，戈鯤化官至寧波候選同知，藍頂戴，五品官。

戈鯤化是正統的知識份子，家國情懷甚濃。他曾有詩曰，「錯認風流夙世緣」、「況破家資業未精」、「誰信煙魔勝病魔」等，對晚清社會黃賭毒流深表擔憂。戈鯤化著有《人壽堂詩鈔》和《人壽集》。

他參與民間修宇建廟，曾為晉豫災荒捐款。寧波有座西人造的新江橋，戈鯤化倡議募集資金買下此橋，造福當地百姓。寧波聞人徐時棟詩讚道：「欲以蓮花比詩品，恰同人品兩相宜。」

哈佛尋找中文師赴美執教

1877年2月，美國領事官鼐德，致信哈佛大學校長查爾斯·W·埃利奧特，建議聘請一位中文教員到哈佛講授漢語及中國文化，為美國與中國的政商往來奠定文化基礎。

請中國人到美國當哈佛人的中文老師，在當時是一個頗具挑戰性的想法。哈佛大學有著足夠的開放精神和創新意識，校長埃利奧特遠見卓識，他非常爽快地同意了鼐德的建議。

鼐德於是委託英國人赫德幫忙，後來把物色中文教員一事託付給寧波稅務司的美國人杜德維，杜德維發現自己的中文教師戈鯤化是最合適的人選。

1879年5月，鼐德給哈佛校長寫信說：「我已物色到一位有官銜、在學術上很有造詣的中國紳士，他願去哈佛擔任為期三年的中文教師。

他是一位作家，曾在英國駐華領事館任翻譯生多年。」

大洋那邊，美國商人們早已向哈佛校董會捐贈了8750美元，用於中國老師在美三年的生活開銷。

1879年5月，哈佛委託鼐德與戈鯤化簽訂了任教合同，期限從1879年9月至1882年8月。

任教期間，每月薪酬200美元，這相當於當時本土美國人薪酬的雙倍。1879年7月，戈鯤化從上海搭乘英國「格侖菲納斯」號輪船啟程；經過50多天的海上旅程，來到了美國。

身體力行傳播中國文化

一到哈佛，戈鯤化很快就能流暢地用英語交談，甚至可以翻譯自己的詩文。在處理東西方文化差異時，他巧妙機智，不失風度。

任教期間，他一直堅持身著清朝官服上講台，要求學生尊師重道。他的學生並不侷限於本校人士，任何希望瞭解中國的學者、從事外交、海關、商業及傳教事業者，只要繳費就可選修他的課程。他教學內容豐富，準備充分，深受好評。

清眉睿眼的戈鯤化，身著清朝官服，頂戴花翎，足蹬皂靴，舉止像紳士般的高貴文雅，出現在演講會、酒會、聯歡會等公開場合。他的服飾與體態，是中國文化的一張最鮮亮名片。

他常常先用流利的英語自我介紹，然後吟誦自己的詩或唐宋詩詞，最後他會優雅地鞠躬致謝。他的從容不迫與安詳自如，深深打動了金髮碧眼的美國人。

哈佛神學院院長埃里福特評價道：「當他拜訪別人時，他具有紳士的老練機智，會尊重我們社會的習俗；而他款待客人時，卻總是以中國的禮儀相待。」

戈鯤化為美國人專門編纂了中文教材《華質英文》，書中收集了他自創的15首中文詩，附有英文譯文與註解，甚至標出了平仄發音。

這是有史以來最早的介紹中國詩詞的教材，由中國人用中英文對照編寫。

美國各大媒體爭相報導

1879年9月25日，哈佛校報上刊載的〈採訪中文教授〉一文，給予戈鯤化很高的禮遇，報導中描述戈鯤化「聲調及態度均頗顯熱情誠懇」，顯然，戈鯤化對於西方及媒體的適應超越了西人的想像。

1880年1月9日，戈鯤化教授贈送圖書館《人壽堂詩鈔》的消息在校報登出，顯示出哈佛大學對此事的關注與重視。

不幸的是三年合約尚未到期，1882年2月14日，戈鯤化因肺炎客死他鄉，享年48歲。

《波士頓每日廣告報》評價他：「不僅給我們的街道帶來了東方的色彩，甚或東方式的壯觀，而且帶來了東方式的安寧、沉靜與諧和……我們在向他展示文明的同時，也應該向他學習……」

《波士頓週日晨報》、《每日圖畫報》等媒體連續刊發了戈鯤化教授逝世的消息，還有回憶及紀念文章。

哈佛募款撫卹戈家後人

2月15日當天，哈佛大學以隆重的西化葬禮儀式送別了這位向美國傳播中國文化的先驅者。

悼詞中說：「他一生仁愛，富於思想。」「我們在中國大聖人孔子身上可以發現類似的品質。」

在戈鯤化病逝之後，哈佛大學募捐了5000美元，撫恤戈夫人以及他們的孩子。

1883年，戈鯤化的兒子戈朋雲留學哈佛，後來，他成為上海著名的演說家。

朱鎔基談香港一語成讖

文｜者行孫


朱鎔基 圖片來源（大紀元）

朱鎔基於2026年8月12日逝世。他在當總理期間相當關心香港，曾經說：「香港回歸祖國，在我們手裡搞壞，我們豈不成了民族罪人？」如今看來恐是一語成讖。

朱：「我愛香港。」

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兩個月後，朱鎔基即以副總理身份赴港考察。1998年朱鎔基接任總理後，亞洲金融風暴爆發。

他在首場中外記者會上承諾，只要特區政府提出要求，中央將不惜一切代價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保護聯繫匯率制度。

2002年，香港經濟陷入谷底，時任特首董建華向朱鎔基求救。朱鎔基在香港特區政府舉行的歡迎晚宴上，針對當時的香港局勢發表了近半個小時的演講。

當時，朱鎔基以脫稿方式坦誠地指出，他自己對香港的認識僅限於每天看2～3份報紙，這樣的情況下讓他對香港經濟提好的意見顯然不太可能可靠。

但朱鎔基表示，香港的優勢並沒有喪失，競爭力和經濟實力沒有降低，他相信香港完全可以憑藉自己的力量克服當前的困難。

朱鎔基表示要寄希望於香港600多萬人民，寄希望於香港的年輕一代……作爲中國一顆璀璨的明珠，香港是大有希望的，大有前途的。

朱鎔基說：「我就不相信香港會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但港府官員有責任，北京中央政府也有責任，香港回歸祖國，在我們手裡搞壞，我們豈不成了民族罪人？不會的！」他結束講話走下台之時，高呼四個字眞心話：「我愛香港。」

對大躍進說實話被劃右派

朱鎔基於1991年出任中共國務院副總理，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破格躋身政治局常委，翌年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主導宏觀調控，從此成爲中國經濟的主導者，他1998年接替李鵬出任總理，但因年齡關係僅做了一屆就退休，交棒給溫家寶。

當初1957年，時年29歲的朱鎔基，雖然已在國家機關歷練了7年，卻依然保持性格中的率直。當時，朱鎔基因說實話，對不切實際的大躍進高指標提出意見，被認爲「清高」、「目無領導」，劃成右派。

朱鎔基的同事，中國某協會領導的一位老人回憶說，「他是被錯劃的，本來是不應該有他的。但那時劃右派有任務，定指標，找不到那麼多人，就把他拉上了。」「他所受的教育又要求人獨立思考、不搞陰謀詭計。」

神州大地系列

中國第一帝都：咸陽

文｜嚴家偉

風雲激盪 第一帝都

（接上版）「秦地最盛，無如咸陽，披山帶河，金城千里，可定王業」這句古語貼切的描述出咸陽的歷史文化。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統一天下，咸陽從此成爲中華民族歷史上第一個大統王朝的國都。

秦朝創設了統一度量衡，書同文、車同軌、郡縣制，以及大統思想，影響後世十分深遠。

自周、秦至漢、唐，方圓八百平方公里的咸陽，分布著漢高祖長陵、漢景帝陽陵、漢武帝茂陵、唐太宗昭陵等27座帝王陵墓和2千多座陪葬墓，舉世無雙，記載著這裡曾經經歷過的那段風雲激蕩的歲月。

古道情長 送別之地

翻開中國古代餘韻悠長的送別詩篇，會發現「渭城」是一個頗具代表性的送別之地。頻頻出現在古代送別詩中的渭城，就是現今的咸陽，古時因曾置渭城縣，故又有渭城之稱。

作爲西出長安的首個大驛，每到一年之始的春季，便會看見許多人在此飲酒相送，折柳贈別，留下許多感人的送別詩詞。

在衆多的送別詩中，最有名的當以王維的〈送元二使安西〉莫屬：「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在此詩中，王維以「詩中有畫」的寫意筆法，輕描淡繪渭城之春，也道出渭城歷來就是西出長安、前往西域的要塞。


秦始皇

漢唐時期，長安作爲帝都，文人、詩人雲集，而咸陽是京畿重地，也是西出長安的第一站，成爲送別之地，也就不足爲奇了。（完）







